

白  
鄉  
文  
鈔



830220

樂平董元憲著

白鄉文

靜修家孰

白鄉文鈔目錄

卷一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論

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論

文信國從祀論

王導論

奏請誅旱魃疏

書漢高祖本紀後

對客

白鄉文鈔

卷

目錄

明經說

蘭說

癭瘤說

丐說

吏說

逐影文

卷二

與朱湘人書

與吳鏡泉書



與楊蓮生書

代張太夫人與子書

紀夢游詩序

東籬會序

送朱湘人赴京序

送吳鏡泉歸臨川序

壬寅纂修宗譜序

送彭恬舫廣文之官弋陽序

汪礪軒元戎雲南巡方閱兵圖序

白鄉文鈔

卷

目錄

二

汪母吳太孺人七十壽序代

卷三

舫齋記

游浮舟寺記

重建宗祠記

改詩樓記

鷹山記

象山記

獅山記

龍塘記

鵠山記

惺惺君碑記

高家渡三松記

簡楊雪簾

簡汪虛堂

簡汪虛堂

簡汪虛堂

簡楊蓮生

白鄉文鈔

卷

目錄

卷四

文學楊君墓表

再書楊君墓表後

世父曉窗公墓誌銘

大父靜軒公暨大母張孺人墓誌銘

貴州定廣協鎮署威寧總兵汪公神道碑銘

竇庵公傳

三山叟傳

文八股先生傳

苗相公傳

白鄉文鈔

卷

目錄

四

白鄉文鈔目錄終

白鄉文鈔卷一

樂平董元憲衡甫著

受業楊起璋小圃校刊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論

天之予我備矣哉貴與富與生俱來者也使天不能予人以貴予人以富而必待人之求不特氛擾宇宙而造物亦且無才乃人必以無足重輕之貴無所加損之富而求之於人乃人必以剛健篤實光輝之貴必以泮渙優游不可震撼螫蝕之富而讓之君子孟子曰仁天之尊爵義人之安宅尊爵卽貴之謂安宅卽富之謂千古白鄉文鈔卷一

之知富貴者惟孟氏一人得其意而善言富貴者厥惟宋之周子人心之榛蕪久矣斯道之沛然有餘得於己則不可企及且鐘鼎之奉有不能及其萬一者乃舉而盡棄之反汲汲於不可希冀之遇而終身不一悟何其謬哉君子之才智非有甚奇於人其刻苦勵行衆人亦視之而若無異乃其外闡然其中充然積累在寸心而位置在千古夫人雖至愚言及德行勳名亦未有不豔然者以君子處之則皆淳法蘊育而不見其涯涘者也此無論終身不出里閭卽起而應家國之務從容裕如

雖危疑震動無由損其毫末則較多財爲累歎然懷亂  
世之憂者其得失何如哉君子非有富貴之見使謂天  
下貴莫如我富莫如我卽何足爲君子然天下實莫貴  
於道道而充貴者瞠乎後矣天下實莫富於身身而安  
富者走且僵矣天之愛人無所不至天之厚君子尤極  
其隆自世俗觀之咸賤貧君子而以爲戒不知踐三公  
而無聞者乃自伍於輿隸者也擁厚實而持籌不已者  
乃窶人之莫保朝夕者也不先善承天意顧因君子  
之門牆器宇至崇且廣謂必有獨獲之術而疑天心之  
不可測其亦褻道而棄其身也矣又况有竭畢生之智  
力不能得富貴於一日者然則人欲富貴其何不勉爲  
君子而獲之易易哉

白鄉文鈔

卷一

二

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論

昔昌黎居史館修順宗實錄是非得失昭然可爲法鑒然但備一代之掌故所作無幾嘗欲取唐二百年之行事作爲一書以傳之無窮而卒不果李習之亦欲作史而皆未成二公之不爲史唐之不幸也然則良史之成豈偶然哉歐陽文忠繼昌黎而起者也生平宗尚昌黎得韓文諷誦而暴效之故其文一變宋初闕冗之習爲時哲匠聲名不下於昌黎使嘉祐以唐書命之委其獨裁而不苟以歲月則新唐書之善當與五代史埒夫作史之難非獨難於學與識也而又患乎無權無學則不能網羅貫串使諸子百家奔集腕下無識則不能洞鑒乎事之原委而瞭然於所以治亂興衰之故或輕重失宜而位置鮮當或賢否相錯而予奪混淆學富矣識優矣而使衆人各執一議各操一見史館之中紛如聚訟糜費月日迄無所成卽幸而可成牴牾乖謬勢所不免權之不專其弊若此歐陽公之修唐書曾公亮主持於上梅堯臣劉義叟宋子京諸人分纂於下雖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故新唐書成而舊唐書卒不可廢以任之不

專非公一人主爲故也若夫五代史之善則有可得而  
言者紀傳表志不一大旨以春秋爲法其言孔子作春  
秋因亂世而正治法予爲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當其  
時生民之禍亟矣其害皆由於上故正之無先於此且  
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歷事數姓曰雜傳尤可以震  
懾庸懦扶植綱常然則五代史之於春秋有殊旨哉夫  
五代史歐陽公所作而新唐書亦公所修也而唐書視  
五代史不侔者作於一人取舍可以獨定修於衆手可  
否無由自操致使唐書之謬誤竟與韓李之無成同抱

白鄉文鈔

卷一

四

憾也惜夫至如舊唐書繁略不均比實錄多所闕漏舊  
五代史之繁猥失實則前人述之詳矣茲不具論云

精微朗暢渾灑流轉敘事則詳畧得宜布局則首尾

相生極古文之能事 原評

文信國從祀論原稿作記

道光十九年吳撫軍文鎔以天子命巡視江西政通人和苞苴謝絕念表揚先賢激勸後進爲守土者責也乃以文信國從祀上請天子俞焉以今二十四年二月十日送神三入廟鐘鼓鏗鏘籩豆孔飭觀禮者數百人吾於是而知忠義之氣千年不泯不伸於當時而猶獲褒崇於後如此也於是而知直道在人千古不滅其扶植綱常而勵乎臣子者爲能廣聖人之教澤於無窮也或謂信國事偉矣而無功於傳註以今從祀爲疑嗟乎

白鄉文鈔

卷一

五

此目論之士而害道之言也天之生人有相植焉仁義是已國于天地有與立焉忠孝是已天地之變其初非不可挽也絕君臣之義而自逃於僕妾狗彘者往往皆是若其流離奔竄顛仆艱悴百千折而不回至於勢窮運竭從容盡節此其人豈章句謏陋之儒可並哉又豈無聞於道而僥倖於一時之爲者所能然哉夫元黃變易人類幾滅而忠正之士每多屹峙其間若以殿前運之終又以開後節之始者於是而益歎聖人維世之道之大而天地生人之氣之至厚也若公堅張陸殉國之

心而夢炎師孟輩亦覲然無以立於世者非其效與今以盡節爲道之粗也乎夫子惡冉有之附季氏而仲由之死無一語斥其非夫子之所與蓋可知矣公之赴柴市也亦自信成仁取義無虧孔孟公之所學與其所以成之者又可知矣迄今讀指南錄集杜諸詩忠愛之思憂傷之致蓋殷三仁而家又凡伯之流亞也必以伏生抱遺經穎達疏九經正義而始爲聖人之功臣哉且夫穿鑿割裂聖經之水火也支離附會斯道之蕘稗也且毛萇安國劉鄭之徒亦旣崇祀之矣外此若揚雄事莽白鄉文鈔

卷一

六

馬融附董景伯以讖緯獎篡輔嗣以老莊崇亂亦哀然廁之兩廡夫學亦務實用耳蒐括墳典與哆口性命於國家何所利賴矧夫陽儒而陰盜者哉使其崎嶇患難支宗社之危其棄君鬻國何如而致命遂志磊落光明者不得比之吾知聖人立教之意在此不在彼也傳稱公殞之後元贈官致祭大風揚沙捲神至於空中公之毅魄死而猶烈如此然則從祀夫子固其宜也雖非公所及料亦豈非直道在人萬古如一日者哉嗚呼小人圖利其身始猶依阿名義至末路不可收拾乃儻然肆

惡於君父而不顧是故漢之亡不亡於曹魏而亡於或  
欣唐之亡不亡于賊温而亡于六臣何者廉恥道喪視  
其君如路人人心亡而國從而亡矣宋以忠厚立國及  
乎運數之窮猶有信國諸忠挽天柱地維於不絕然則  
宋旣亡而公浩然之氣足以留之雖亡而不亡也今日  
言公之事童稚婦子莫不歔歔流涕公雖死而千載慕  
義之心如將見之公死而不死也吾觀有宋一代北宋  
之亡惟李忠定一人南宋之亡亦惟公一人伯紀應變  
定國之畧事君之誠非韓富諸人所及使靖康用之必  
白鄉文鈔 卷一 七

無北狩之禍建炎用之亦安有南遷不返之辱乎至臨  
安逼處一隅蹙蹙極矣猶供眾小人之敗亂至賈似道  
而極嗟夫轉危爲安人主豈不樂之乃卒持拒於小人  
擯棄老死而不用馴致媻穢決壅掃地無餘以一姓之  
祚僅以成一人之義烈嗚呼此又公之靈所愀然不樂  
受者已可不畏哉

以序論體作記使筆未免太縱然贊勅之氣勁折之  
神擬之歐公與王彥章畫像記相近吳鏡泉

王導論

古有尸一時重望而不滿於後人之意者吾讀史得二人焉曰王導曰張浚之二人者所值之時所處之位皆人主所恃以爲輕重天下所倚以爲安危者也而卒之國勢削弱王威不振推而斷之則二人之責居多然考亭譽浚太過後世不無譏評至於導之底蘊蓋未有窺之而議之者吾是以不論浚而論導元帝之於導布衣見仲之好也此其報稱雖在中士猶知所勉矧導之名德素著者耶且其時關洛陷沒懷愍被弑爲臣子者謂白鄉文鈔 卷一 八

必枕戈待旦迅掃匈奴而衍然自得言談廢務輕薄之徒至奉爲風流之宗晉俗之壞夷甫唱之至尊起相煽而後不可復挽矣夫天下之存亡因乎國勢而國勢之興廢繫乎人心舉朝泄泄粉飾太平天下之大猶可憂也苟其上下一心不忘危懼雖不階尺土可北嚮而爭天下况中原舊地人思晉德修復山陵事固易易者乎當諸名士之集新亭悵望風景慨焉流淚此亦卞一心不忘危懼時也導短於驅策不能因事鼓勵揮斥豪傑復舉楚囚相詰以怠其報國之心嗟乎導正少新亭一

淚耳而諸名士之淚又可多得乎哉然此導之失而非導之惡也導之惡在於成王敦之逆王敦不臣之心固已久著以元帝之明夫豈或昧而顧不疑慮於敦者必導陰左右於其間也及敦戎車犯順爲導計宜涕泣感帝之知碎首闕廷以謝天下不然持安東之節大義滅親不濟則捐軀絕脰效死行間一門之內忠逆互見導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計不出此方與敦坐語酌答如常且以隱恨致伯仁於死蓋導憤隗協之逼望敦此舉久矣使敦篡立導爲周公無疑及見敦無成於其寢疾時

白鄉文鈔

卷一

九

始率子弟發喪出師致討夫不明目張膽於敦之方強而明目張胆於敦之將斃則其反覆詭詐不特帝所不樂而亦敦之所惡也庾亮徵浚致變欲逃竄山海亮之心忠乎帝室非如導以敦爲桓文之師也尙連章引咎不安於位而導乃以平兄敦功進爵始興導亦可謂頑鈍無恥者矣他日稱疾不朝下壺劾之賊平取節陶侃嗤之導深中叵測欲以愚人而豈知當日之譏議訕笑已如此耶吾嘗綜東晉南宋之事論之金陵錢唐其局同元明高孝其德同司徒樞密其任遇復同乃一則忌

戴淵而褒周札一則排趙鼎而引秦檜一則釀成處仲  
之禍一再向闕致其君憂憤而終外患不弭一則獨任  
軍閫之寄富平敗而宋勢蹙符離潰而宋事不可爲矣  
其終始亦無弗同也然浚雖失於傲矣而殉國之志至  
老彌堅導則外崇老莊內營私計則浚者其猶君子之  
徒哉

白鄉文鈔

卷一

奏請誅旱魃疏

臣某言伏以風雨和甘百穀用成陰陽乖錯民生不遂竊見自三月不雨至於六月野有與草懸耜不耕秧老難蒔田無勺澤其有隴首深陂道流分種朝灌夕溉青翠盈疇而暘谷如焚湯泉亦涸汗傾十斛難易涓滴今早苗枯萎晚稻繼之瓦解龜坼不可復合白葦黃茅彌望皆是將栽與不栽者同病而夏收秋收俱無所冀也因之穀價騰涌十室九空人心皇皇道路悲泣然則流移死亡直旦夕事耳帝心仁愛豈忍病民如此推其屯

白鄉文鈔

卷一

十一

膏爲害皆旱魃之罪彼旱魃者形如方相性同土伯宣王中興致傷饑饉宋公作相力構讒言此其往辜不足深論請以見在條例言之夫岳竇百神各膺位號社稷壇壝並列職官而旱魃未受帝勅桀驁其間僭居山澤如享湯沐是盜竊名器而闢干天命也其罪一然或力洗前愆爲民請命因功任事差亦無愆而旱魃恃九重寥遠天鑒難周含螫茹毒遇時卽發是不知負戾而復縱惡德也其罪二又况五行順叙必無咎徵僭應恒暘尤宜恐懼而旱魃蠱惑炎靈助成驕亢爍石流金熏灸

可畏是憑藉權勢而煬竈復見於今也其罪三至如四方震隳本以時與阿香推車豈敢後期而旱魃鉞箝雲御幽閉雨工雖職事不修亦緣智力弗敵是擗縱任情而擅威福於天下也其罪四且夫明有令尹幽有城隍庇護營救均切民艱而旱魃赤手障天訴闇無路凡天下請頒德音章表悉屏不奏是使上之愷澤不下流而下之哀籲不上聞也其罪五匪獨此也奸徒倡亂必樹黨援羽翼既多後漸難制而旱魃據共工之山噴蚩尤之霧晝則肥遺蠶見夜則彗孛飛流是自張凶燄而顯

白鄉文鈔

卷一

十二

示悖逆之心也其罪六於是塵生甑釜瘠滿溝渠凡屬有心誰不疾首而旱魃方將投之炎火斃其餘生聚十萬之血魂飽饑口之一嚼是以人爲食天生之而彼欲殺之也其罪七凡茲七罪第舉大端爲幻侮張尙難窮究聖明之世豈宜有此方命賊虐之臣若復含容置而不問人必謂上欲虔劉我民特假手旱魃以濟其惡揆諸天覆地載之量不無遺憾矧爐冶大權畀之小醜逞其陸梁何所不至臣恐人物旣盡山川隨之滄海桑田之變他日誰爲陛下補直者望卽勅丁甲爲繡衣直指

便齎尺一之詔收付泰山府治俾詰其罪爰書既定明  
正典刑布告天下與民更生如抗拒不順敢稽天討卽  
命太陰將軍率一旅勦之賊勢未成撲滅猶易不可養  
癰不治致使潰決若此者誠欲奮雷霆之怒而拯湯火  
之危也臣下土狐愚自知言出未必赫然聽斷立沛甘  
霖而義憤激中憂思無已故敢冒死瀆陳不勝待命屏  
營之至

目擊時艱無處爲民請命鬱勃煩冤託諸臺壺是靈  
均呵壁不比殷浩書空吳鏡泉

書漢高祖本紀後

世之論楚漢者曰羽暴而高祖得民高祖能以智乘羽之隙羽恃勇而無遠備且高祖得士不止三傑羽一范增而不能用故卒底於敗其言似也而非楚漢興亡之本也夫高祖者得天下於義帝而非得天下於羽也生民之禍旣亟天生聖哲以定天下之亂而聖哲執義以服天下之心義莫重於君臣蓋未有雄暴自肆而可逞志於天下者吾觀高祖之取天下邁於唐宋煬帝之虐惡浮桀紂爲唐祖計宜布告罪狀示以弔代之意義旗一舉直指江都縛取獨夫以雪民怨然後正名定位有不從者移師征之其功烈顧下於湯武哉而乃盜據關中假立代王進不除賊退非効順立而奪之雖百喙何以自解是故世克建德若成亦高祖高祖無成亦世克建德也周世宗之德在人恭帝幼冲初無過舉藝祖奉命專征迴戈而奪其國所謂欺人孤兒寡婦攘臂篡竊視梁晉何異焉由是言之唐奉代王於始而受之於終宋篡鄭王於始而厚之於終均不可謂義知唐宋之非義則益知羽之所以亡義帝者天下之共主也天下屬

望惟秦楚秦不可爲天下主則天下之心固在義帝羽  
果虛心率戴爲諸侯倡漢雖有取天下之心其道無由  
而乃尊之背之放之弑之令高祖得縞素興師以誠款  
動天下夫弑君至逆也討賊大順也與人爭天下而自  
處於賊不待齒烏江之劍而其命固懸於人矣夫天下  
莫強於義莫弱於不義唐祖睥睨神器必遲回而托於  
禪讓其心猶爲義屈也項羽恣睢桀驁視其君如仇隸  
一怒而徙之長沙再怒而殺之江中此豈有帝王之度  
者哉是時羽有天下八九漢初定秦其勢甚弱也羽爲  
白鄉文鈔 卷一 十五  
無道而天下怨畔漢申夫義而諸侯服從若天假手於  
羽以啟漢業故吾謂約法三章爲漢得關中之本發喪  
一詔爲漢得天下之本其事皆義帝有以成之則謂得  
天下於義帝可也然是舉也高祖明達而不知諸臣區  
畫而莫及董公陳說德義一言定漢家之鼎其功蓋高  
於良平遠矣

高祖得天下於義帝見解獨出其議論往復雄快亦

類大蘇吳鏡泉

對客

客有居不得志儉鯨困縶朝夕憂鬱仰天淚下芋里子呼而語之曰子胡爲者也客曰吾十戰於有司幾得復失等儕我者率取高第以去而吾俵焉無所適也今年踰強仕孑然一身欲進恐貽笑於時退則夙志怵怵傍徨靡定吾是以泣芋里子曰子獨不觀於上下乎日月星辰如彼其熒然也而黯然入於濛汜窅然眺於西郊而矐然轟然流於天石於地踰冢磚保而童焉洪流塌熯而坼焉風根霜剝而枯株而朽枿焉人日見於前聞

白鄉文鈔

卷一

十六

接於目不聞有傷日月歎星辰哀山川愁憂草木者何哉固然而不爲怪也然則人之窮阨而卽謂異耶則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不皆讓能於人耶且又不觀於人乎蛭蜚之轉丸也彼視之蘇合艾納也蝨蠅之載物也兀兀不已橐駝之任可勝也鴟獲腐鼠惟懼鳳之奪之而且食且嚇也轉丸者貪載物者妄食鼠者怯天下之士尙廁身其間乎哉而子乃慕之慮不得至之且子之不得至者蓋亦有故不爲廝役不得不爲僮侍婢妾亦不得望影趨塵趨捷如鬼腰不長尺跪噓鞞鼻此廝役之

能也若是者主人呼之使之賓客在堂依其左腋汗赧  
站慄噤不敢息僮侍之爲也若是者主人憐之近之薤  
爾鬢眉塗鉛染黛褫爾冠服揚翹掩袖以獻笑於側進  
媚於室此婢妾賈愛之術也主人則暱之寵之不能是  
者餘潘棄唾丹書眞詰頭舌掉譟醒讒橫發口人之口  
而進之如飴手人之手而用之不枝故一言之褒一睇  
之喜時時有之吾見天下之爲厮役爲僮侍婢妾爲剽  
賊者不乏也則天下之爲蛙蟻爲蝨蠅怪鳴者靡廣也  
而繚然疲逐幻惑危備此中果且有人乎哉果且有已

白鄉文鈔

卷一

十七

乎哉將求如日夜月晦星隕山不毛水不波與草木不  
華不實韜其光而存其質者烏乎得哉嗟夫貴賤之分  
判然也然其所以貴賤者何如哉爲之而得亦爲之而  
不必得而不爲而不得者無憾也况得者固無得而不  
得者固無不得乎哉爲之何如其已矣芋里子之言未  
畢起視之密淚乾矣

比解嘲見地又別而文之奧險濃麗則如出子雲之  
手然世無桓譚元經直覆瓿耳白鄉其奈之何鏡泉

明經說

唐之試士明經與進士並又有制策賢良方正博學宏詞書判拔萃諸目下至高蹈邱園亦設科招致其不得志於有司爲藩鎮判官書記往往登用於朝夫鄉舉里選之法廢教養無具欲天下束脩砥行與三代之士比猶行途者必駕方軌居室者必構廣堂有以知其不能也太宗平定四方揮斥繩墨網羅恢闕使蕩軼非常之輩謹忻雜出爲國家任事樹功得人之盛焜耀史册有由然也至其後明經進士勢有偏重天下之驚於文久矣風會所趨非上激揚之過也夫孔穎達之經術李尚隱之直方柳玘之清修皆出於明經明經顧可病乎哉然至於今何如哉今之待明經者與昔無有異乎今之爲明經者又與昔無異乎而援昔相較夫安必期其合哉今取士之制曰茂才曰舉人曰進士翰林蓋古者選士俊士造士之遺意又今有司貢士於成均曰恩也拔也傳優與歲也更益以廩增附之捐納其爲額冗爲途雜甚蓋臯行蓋鼯曠而陋唐之明經先乎進士今視舉子不得爲倖爲末拔優上者間憑門閱致通顯餘者數十人

選一二縣令數教諭亦卒卒不能渠得而恩歲積前  
後數十百人幸一二爲訓導必庸猥不肖必儼然癯曠  
涕長二尺飲食不知口跣跣彳亍搖風頓仆學宮之地  
所以位有德郡縣之人才風教咸於木鐸焉望而藉此  
齷齪傷醜瘵疲老病者爲耶前人謂教職可廢其有激  
於此也吾謂教職不可廢而貢可廢拔傳優卽不可廢  
而歲可廢士之慷慨欲有爲者非科目無由自進則宜  
伏耕田野歌咏國家之盛爲太平之幸民詎不可自  
得與而以朝夕不給欲因是爲祿仕則懸匏在戶繫而

白鄉文鈔

卷一

十九

不能行也不然逐萍梗於江海泝乎莫知其所卽也而  
豈有幸乎哉如謂此不可冀將就鄉垣而待售毋論駑  
駘不可驂乘棘矢不能及遠吾未見五十之婆白髮在  
顛能以生子誑人而嫁者也毋惑乎世以學究相誚宋  
人徹幕搜括視同盜賊至元且廁儒於丐之列行能位  
置古今有深愼者矣而局於時命者遂汨汨以至此也  
嗚呼何其僨哉

今之歲貢例以食餼先後挨次得之非必經明行修  
由選舉出也稱曰明經亦其號云爾故有志之士每

不層爲白鄉讀萬卷書艱於一舉不幸亦入此途宜  
乎立說如此然士不得志者多豈獨白鄉余亦行將  
及矣不識白鄉他日又位置余於何等也噫吳鏡泉

白鄉文鈔

卷一

二十



以突不歸白喉出日又位置余於何等也噫吳鏡泉  
乎立說如此然士不得志者多豈獨白鄉余亦行將  
不層爲白鄉讀萬卷書艱於一舉不幸亦入此途宜

蘭說

蘭芳草也或稱爲王者之香或比之君子之容幽人志  
士流連咏歎蓋其貞標獨立而不與衆卉伍也又潛榮  
澗谷而不炫世求知也故董之也乃曾世愛之而僧寮市館倡優  
下走之室莫不有蘭而天下始無蘭矣蘭者幽人志士  
之所賞也而見辱於衆如是貞者溷之潔者汙之宜天  
下之無蘭也或曰此蕙也非蘭也世人蓄蘭愛翠葉此五  
披故蕙得以欺之蘭固逃避山澤而不出也或又曰蘭  
稜稜有風岸人卽玩而好之無所媚屈磨而不磷涅而  
白鄉文鈔

卷一

二十一

不淄孔子所以聖也嗚呼循是說也而天下猶有蘭矣

癭瘤說

癭瘤敗氣也而或者曰餘也樹由根而幹而枝而葉形質備矣忽焉臃腫有癭瘤者綴之他無有也則適此樹之餘焉耳故餘之然而樹有癭瘤樹之害也當其干霄拂漢鮮不謂梁棟之任舍此無屬乃匠石見之而却走矣謂夫外隆然者其中已枵然也然則餘也乃其所以敗也匠石選材輪囷拳曲皆斧斤之所必及而此以不適於用而存莊子所謂以不才老其天年者也然則樹不幸而敗樹猶幸而餘也夫天之生物以用爲貴形質存而精神敝者意中目中人無有也然則雖存而亡矣於餘乎何有哉嗟乎是不獨物有之人亦有之蓋明經乃人之癭瘤而僕又明經之癭瘤也爲餘爲敗吾不得而知也

丐說

丙申歲試余賃寓鳴山有丐者朝歌而出暮嘯而歸傾其袋米盈焉悉煮食之明日復然余曰盍少儲備困乏乎丐晚曰此吾我之數也藉私之於彙則所得或十之五六且十之二三若是者餓且死吾適腹而止城中萬戶如寄日取食之不盡也焉用爭天自敗爲予乃喟然曰嗟乎患不生於不足而生於有餘水火兵戈胥是物也吾今而知貪得者之必絀於天也

白鄉文鈔

卷一

服白鄉矣吳鏡泉

百四十餘字有叙有議有情景有感慨寄托吾於此

二五

吏說

民者天之盜官者民之盜吏者官之盜夫盜一而區三焉何哉天之盜公也民之盜私也官之盜私又甚焉者也官不盜民則吏亦不盜官然則官樂爲吏倡哉不知吏盜官而實盜民者也盜官則攘己之有盜民則不過得己之餘是故吏之盜官者威耳勢耳於利有毫末損乎矧其甚能助己盈之乎此吏所以橫恣州里而莫之禁也不知官之父母妻子昆弟故舊與僕隸下人皆飽暖於民矜其誠而憫其勞惟懼其不至也乃欲搯吭而奪

白鄉文鈔

卷一

二十四

之食剥膚而禿之衣嗚呼豈不甚與况夫背人之德不祥助人之攻不善違愷悌之實不仁宰賦稅之原而緩報最之路不智自謀亦豈臧也與山有巨獸未嘗輕出角人也而自有求食之心則狐狸假其威豺狼張其勢決垣毀檻圈豕牢羊飽棄於路未聞有一蹄一尾奉之獸也而人之所畜固已空矣官之以利倡者大率類此夫先王之教澤旣熄國家所以馴擾其民者蕩然無一物之存矣尊親之分宜其囂悍無所顧忌而憚官吏如神明雖至困苦難堪猶咨嗟息自恨力之不給而不

敢仇視其長然則民猶先王之民也而官吏顧異疇昔  
不撫綏而侵削焉一削而天盜之力疲再削而天盜之  
力茫然盡矣謂之何耶然吾謂其民亦有以致之使彼  
池池而處如木石鹿豕膏澤之降不私雨露之施不育  
己不盜天子然無有官雖酷何以填其壑吏雖毒何所  
施其阱哉如是則天下無盜如是則天下無人然天下  
未嘗無人且無盜者皆民之爲之而不悟也吾觀大邑  
胥吏千餘小者數百合天下計蓋有億萬貪佞險刻無  
良之輩咀嚼其民官亦高坐而爲之役是故君雖明不  
能盡燭天下之吏君雖嚴不能盡制天下之吏吏者人  
君意計所不及者也然其爲民生之害而養天下之亂  
則關於國家也甚鉅漢之東西曹掾令史皆彬彬士君  
子爲之非獨其民之幸兩漢之祚卒亦綿延不絕者職  
是故也夫今窮於官者十一窮於吏者十九窮於官官  
半賢否且有時而去窮於吏則招羣引偶籐牽蔓結無  
有已極此其患有量也哉然官不可損也而吏不可多  
汰之乎民不可虐也而吏不可重繩之乎雖然此於事  
末也欲吏之畏當在官欲官之正當在監巡非謂其位

尊而德崇也寬以待屬則官得自盡其力廉以率屬則官亦重愛其名盡力而吏之能肆奸者少愛名而吏之能蹈隙者亦少矣民庶幾其稍息矣非然者才者貪而庸懦者亦貪捐者貪而考選者愈貪貪則不親民而親吏勢也親吏則任爲爪牙腹心又勢也始則愚官以納賄恣官以選事繼則借官以煽虐背官以營私賣官持官以招禍賈怨官至是悔之怒之而無可如何夫以貧約入而以厚實歸是雖不便於民而猶便於己乃貢奉上司移易惡地牽誤他案其能全身保家從容稱載置買田宅者問有幾也而吏穹屋廣屢曳紈履縞歌舞醉飽衍然以長子孫者半天下矣然則民不盡盜於吏乎率獸食人人不知孟氏之言深也由今思之有甚於吾之言盜者何其痛哉何其痛哉

白鄉文鈔

卷一

三六

逐影文

先生曰影來前自吾生幾何年我與我常周旋不謂汝  
日嬋媿居則止行則遷食同嚼寢同眠曳而掣扶以牽  
身子子貌幽元猶比目若並肩昨醜醜今填填方踰踰  
倏驚婆母乃勞亦太顛夫人生負陰陽陰爲質質茂良  
陽爲精精明光汝何爲徒捨擯觀汝兀固偃偃度汝滅  
復揚揚進無具退無將柔弗柔剛未剛是汝體混天常  
又人生由水火一漚起泡旋破一燈熒燼隨墮浪溶溶  
水潭沲礫煌煌火播晷汝何爲貪纏裹見甚幻隱仍叵  
白鄉文鈔 卷一 二七

清淨身將煊我是汝行爲人禍茲者出焉入無違晷暗  
乎明無避地惡單棲樂雙憇宜爲蝶之鬻鶴之翅心有  
求事期飲又宜告我名逼我意而見掉頭沒把鼻狐覽  
覽魁踉跄若是者疑我祟營貨殖智已昵謀居積篋如  
倒是已無獻氈鮮嘉帽鄴侯架難相勞薛氏箋敢乞好  
而上神騰下鬼趨左魚頤右鳥勳若是者疑我盜廢耕  
穡絕宦游在天地本癡疣贅承贅瘤載瘤當感發圖報  
酬百蝮蝮載無憂否蛭虛依何尤而轆轤而錯揉而僇  
佼而曲侑孰汝疾欲我讎誓將通天地友萬物脫名韁

債利軌入山深處林密追向平軼禽息率塵氛忽歲月  
浩氣囚逸思別若是者疑汝縵疑汝蠹疑汝蝮此數害  
摠虱予蒙量宏蔽夙辜由今往急改圖山南北任汝如  
或澤壑早踈踈殺滿俎酒溢壺縛茅駿架柳興起作別  
在須臾更留戀張蝥弧名驪驂付壘茶倘不信視丹書  
影聞言意憤噴日有魂月有魄詎伊人莫倚藉坐非至  
立非客詎伊我必臧匿從聲求執色縶平等觀願逃役  
占白分立黑法現在綠鳥遁跡一刹那一羅婆伴君讀  
隨君歌一拘盧一由旬爲君衛作君鄰君之形我之器

白鄉文鈔

卷一

二十八

君之神我之勢吉君吉非我濟凶君凶非我弊申睢兒  
動股臂不自由安可崇凡子盛母亦耗井生金土瘠槁  
液榮木水洳淖若我至但摹倣真混沌未鑿竅凡朋奴  
枝必耀盛狗馬破囿窳積汞鉛漏丹竈若我意無一好  
不食衣自暖飽矧當面胡可盜謂我讎語伊嚶禽每籬  
獸時咻彼微物且好仇蛇更蚘蝮又翼假無恃焉離立  
衣絳縹弁紉纒我隱隱同倭遲旁劍佩下履綦我閃閃  
共旖旎招搖也風颯颯元冥也日離離居高也我聽卑  
爲雄也我守雌謂我蠹吁可懼如傀儡難跬步如圖繪

貼繖素常留霍渺枝梧是生活原無據何齒牙可茹吐  
謂我蝎益咄咄塊不枝顛未葉蝎蠢伏恣齧齧丈夫心  
在君國一毒攻寡傑揭招罔兩省分歛及象罔恍兮惚  
無敢遠無敢褻無敢點無敢蝕齊乃心一乃力長者前  
示無慝抑聞之昔蕭晉爲影君昔米芾爲影人學響榻  
爲影文轉陽談爲影塵推物類竊相循瞻我容青濛濛  
占據地無一弓緬我槩白曖曖自解脫無罣礙龍翔騰  
虎蔚變乃於君長相絆星蒙翳雲掩冉乃於君復名衍  
視天下誰君齒憎仇直變馘馘對承笑背皆毀呼馬牛

白鄉文鈔

卷一

二十九

應曰唯委形骸蠅曰止居子子出惴惴嗟無我君殆矣  
合擊柄駢拇指告四海魄請始若夫揚袍笏吾亦壯其  
氣列鼎鼐吾亦申其志嚙藜藿甘如蜜披縵結枯如腊  
營濁蟲良復適耗磨日不自惜而散從前後者蓋已覷  
顏忤吞聲嘍嗚呼患身累禡爾冠磔爾服愛死離親爾  
鷓賦爾鵬買臣妻穎士僕古至今非一族慕孤尙因擊  
屬不君違而我逐夢幻場棋奕局我與公俱錄錄隳令  
名溷汙俗從此辭毋重辱

白鄉文鈔卷一終

白鄉文鈔卷二

樂平董元憲衡甫著

受業楊起璋小圖校刊

與朱湘人論詩書

憲頓首湘人一兄足下前所示讀史樂府及古文數篇  
意欲就正左右而足下謬相推許此何可信僕於此雖  
稍竭力疵病自不能掩足下豈如世俗執人之卷不問  
妍醜總以一佳字抹殺或亦有愛於此耳昔歐公與謝  
希深尹師魯善每有所作二人伸紙疾讀便得歐公深  
意以示他人或有所稱俱非其所自得足下往視余所

白鄉文鈔

卷二

一

作所美必心所微得所指疵病亦心躱爲不可易僕不  
能冀歐公萬一而足下有希深師魯之鑒則審矣此所  
以樂相示而不厭也士人槁守書堆百不快意獨與酣  
執五寸管旁喚噴湧如握丈八蛇矛奔馳格鬥及篇盡  
語完卽如破賊功成擁十萬鐵騎饒歌入長安門爾時  
意氣自豪睥睨一世其爲樂事豈有旣哉西涯樂府膾  
炙一時而傳者絕少近於麓堂詩話中略見數首皆其  
津津所自稱引雖筆力清勁無甚快處至西堂百首可  
誦者益寥寥矣僕所作樂府一冊若得足下細意糾彈

從新潤色縱未敢摩西涯之壘未必遇西堂而退避三  
舍然此可爲知者道他人在坐卽喙長三尺豈敢自張  
而顧喁喁於足下者蓋欲稍伸所見請試言其意嘗謂  
作詩之道猶用兵也包涵古今龍蛇蟠變轟車一擊陰  
陽開闔忽焉颺馳電矐奔走數千百家於筆戈墨盾之  
中忽焉川原清霽意態閒寂千兵萬馬而閱若無人此  
詩之孫武淮陰也李杜髯蘇可以當之三傑鼎峙無與  
爭雄山立一意鐵鑄一字風沙怒搏海波洶涌萬象震  
撼高低異位而旛旆營屯不失尺寸精悍之色見者捲  
白鄉文鈔

卷二

二

甲遜逃無敢執金鼓相抗此詩之亞父臨淮師也岑參  
李頎獨所擅長下此荆公楊誠齋謝皋羽亦均紹興背  
鬼乎昌黎之氣雄魄大渭南之力壯思沈長篇短什俱  
正正之旗堂堂之陣戰酣益銳氣壓萬人此詩之大樹  
將軍覺五言長城方之猶眇小丈夫矣高古澹逸清適  
與眇雲白天青井竈數四閒閒徐徐似不欲鬥此羊叔  
子緩帶輕裘謝艾乘板輿執鐵如意指揮真有儒生臨  
戎氣象古稱不戰而屈人者當在右丞韋柳梅都官諸  
家而有劉鑿混沌鍊石補天牛鬼蛇神雜沓紙上如雲

中六丁六甲鞭笞雷雨星冠絳幘露旗斧鉞飄忽晡藹  
不可名狀又如魔君番部呼噉而至器幟瑰異山川改  
色能罷虎豹攫雲暘日此李賀虛全所領奇兵固制勝  
之一道也而有不事喧爭哀吟纏綿樂天之婉轉諷諭  
義山之寄託悽悒與杜清碧之谷音吳栢村之法曲讀  
未終篇已悲愴而不能已如河間老婢吹箎作隴頭聲  
而羣羌感泣解散圍項王垓下四面楚歌激昂辛酸重  
瞳之氣未戰而已餒亦制勝之一道也他若中盛以降  
體漸卑茶一觴一詠風流共賞而婦人在軍兵氣不揚

白鄉文鈔

卷二

三

吾懼晚唐有武侯巾國之侮也揚劉諸人競尙西崑鏤  
金錯采實少真氣而鎧甲鮮明徒飾其外吾懼宋初有  
汴軍傭販之誚也西江一派創始浩翁生硬峭苦味等  
蝨蟬而強弓勁弩未必勝敵吾懼山谷有虎賁中郎之  
憾也南渡之後自范尤至元虞揭能拔戟成一隊者不  
過數人有明一代詩場角逐騷壇牛耳斷推青邱而前  
後七子或如史思明長於野戰或如檀道濟唱籌量沙  
全師而返然獻吉仲默元美于鱗輩較古人雖有未逮  
要亦一時之雄 本朝以漁洋竹垞稱首漁洋自守有

餘攻人不足而神韻獨絕當取之步伐之外竹垞局陣  
恢張而時傷平易或類弩末轉不若漁洋無懈可乘外  
此則初白庵主樊榭山人兩軍未易當也要之時無先  
後勢無正變其有能自豎立不食人唾者卽將才也僕  
將謝絕人事棲心邱壑收聚鍛鍊數年然後出與天下  
健者一決不然老死山中人笑不武亦無費焉狂言軒  
輊未必悉當足下指而誨之幸甚

與吳鏡泉書

鏡泉足下足下襟期清曠塵壒所無乃比來若有不自  
得者至辱於細人輒憤然誓不復入嚙其過矣天下之  
困孰甚於僕妻妾而外戛然無有然處困之氣微謂有  
餘老杜思廣廈萬間庇天下寒士白居易欲作大裘展  
覆一郡僕無村陵之廈香山之裘竊願希墨氏之道摩  
頂放踵爲天下任患吾將廓吾腹爲川爲瀆可以納愁  
者億數屹吾肩爲山爲陵可以承厄者萬數環吾手爲  
郭爲郭平吾掌爲臺爲殿可以置困窮位隱憂者千數

白鄉文鈔

卷二

五

百數吾將哀多以益寡積小以高大聚屯以壯吾血氣  
叢苦以和吾榮衛輿道躓以爲飲食囊連蹇以爲被服  
卽至膺造物之忌于鬼神之怒不過磔皮擢筋糜肉腊  
骨而止而其餘固已熙熙乎化國已如如乎華胥矣天  
下之樂有過於此者哉嗟乎使僕而遂此願也日月照  
臨息壤在彼臣不怨悔乃聞京師貴人亦有名衡甫者  
衡甫天下之劫人也貴人何取乎此將反其道而行耶  
抑聞其風而起耶然吾知其人必憔悴以死何也名不  
幸而同於吾水火旱厲日在其旁則未有能泰然者夫

未厚乎人人而先灾一人仁者不爲也於是灼龜揲著  
以卜而去之夙嘗慕元結之高行不忤於俗不汙於物  
時夷時惠處世之則今也龜從著從乃改名次山字元  
子豈欲強比古人哉與其相附於今人不若求合乎古  
人天下有兩衡甫僕且褰裳而去矣足下知有今吾否  
也昨讀李習之文謂董仲舒著士不遇賦爲自待不厚  
仲舒漢之大儒未可輕議然其言則命世英傑也足下  
如實不自釋願以習之之言爲獻行將操此道以取於  
世恨流乎江海不足爲深愁結乎山嶽不足爲重氣佳  
哉浩浩蕩蕩悲根悶蒂掃地無遺然後訢然自信曰吾  
道成矣雖天地鬼神又有不助之而疾之者哉足下吾  
素心之友擇人而試其道請自隗始次山謹白不盡  
路筆力幽險音峭見者咋舌要只是讀得莊騷熟

與楊蓮生書

憲頓首蓮生楊先生足下正月所接手諭推挹過實僕何敢當所云門無雀鼠之爭室有能驚之夢則僕謹領斯言未知命運何如耳足下之姪多益受業於門僕學無所得何以爲教然懼得罪於亡友誨之不敢不盡嘗謂朋友之子猶子也况僕於合先兄又非他友之比而顧瞻面貌依狗不決不特辜足下之意抑亦陰負亡友是以批評稍有過峻督察稍有過勤而多益自是之見橫踞於胸意謂我所知未必不如若若所言未必盡勝

白鄉文鈔

卷二

七

我年少氣盛時吾輩均有此病反而用之其力足以進取若不知警省痛加剷除則倨根傲穎填塞心竅將如試庫戈矛森然有不可撓教者即欲批卻導竅無罅可入其必以狂愚終也固宜今夫比隣之子甞突無烟鑪腸轆轤人憫其困餓未有不欲持斗粟賑之者而強作果腹之態終日閉關不與人接離壺饋食亦徘徊戶外而去之耳何自而得一飽哉人之勇於自信不求師友之益無以異此昔先師兩何汪有言人嚮學不銳聞言不悅實由天分之低資高者一指示而排闥去矣持

此論以觀人中者十常八九蓋天下之切論也然蒙者終身迷罔則安於天分之低而不知進僕材識庸下於世無能爲役以故功名不復眷戀獨念及物化之後則不覺汗浹背下埋首作書中蠹忽忽老大問十三經二十一史諸子百家能琅琅背誦者何卷歷歷解悟者何條所作之文能與唐宋名賢爭優劣者何篇又不得當世豪俊能論斷今古開發志意與之上下蒐討剖茫析毫指瑕滌垢往復成一家之言若夫候蟲時響守其聲而不知變雖篇帙滿篋魯衛陳宋執玉帛以會大國晉楚

白鄉文鈔

卷二

八

倚爲輕重不敢擯斥至鄉鄙葛牟欲名列諸侯載書難矣夫儼然抱七尺軀當世已若無我必後世而始歎無聞者妄也嗚呼歲月閒擲一往難追高天厚地未死先朽清夜自思真與四十無子同一深痛而令先兄亦嘗於酒後慷慨歛歔悼浮生之若寄感修名之不立曠然起千秋之憾至今日而生者死者乃俱隱隱有餘悲也可不爲大戚耶不勉己而欲勉人僕惟撫心慙作尙何能出所有以示人而曰教哉教哉是下年方壯驥足之騁正此其時僕爲足下喜更爲令先兄喜獨惜令兄中



代張太夫人與子書

汝先世未嘗仕宦衣粗食糲常懼不給汝父兄弟四人俱伏身墮畝沐浴太平不意汝壯習弓矢猥以菲材得蒙

先皇帝拔擢置之諸進士之首後稍效犬馬奔走浮歷顯任今

皇帝留心疆事慎重干城之選汝無微勲復自總鎮陞任斯職

紫誥之頒榮及三世一家受恩渥矣啣感極矣闔門老幼銘佩

高深汝雖糜領何能答報前在衙署常以竭力盡瘁勉副

天恩爲訓昔漢伏波年六十二往征五溪充國七十

白鄉文鈔

卷二

十

有餘屯田西羌彼豈貪不知止者哉感君上之知垂老而不敢退閒也汝年二人之間耳毛髮頽白筋力未衰捐軀報效正此其時吾豈以庭幃之變而廢

國家之重然君恩未艾可望報於異日而衰齡就盡難待養

於他年夫可爲而不爲者非忠宜奉而不奉者非孝求

忠臣於孝子 聖朝無不忠之臣亦安有不孝之子

四牡之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論上旣曲體其難言之

懷則必不忍拒其乞養之請上旣於使臣之歸而相勸

以孝則臣必不於王事之暇而反遺其親傳曰思歸私

情也靡盬公義也忠臣不以私害公孝子亦不以官而廢養此臣子各具之至情抑古今並行之通義也吾齒閱九十電光石火難喻其速禮云一家不從政矧汝本獨子乎別離之感在遠益悲母子之情至老彌篤悵望南天凄然雲樹瘴雨蠻烟征夫之宦况也蘆花乞鳥婦子之夢魂也蒼山洱海羈客之鄉關也春月秋霜老人之淚眼也富貴而睽違永久不如貧賤之相依也居憂而抱憾終天不如及時告歸猶博一面之爲愈也汝父已矣長埋幽壤顆粒未沾獨我殘喘餘生備歷三世撫

白鄉文鈔

卷二

十一

今時之榮寵思夙昔之艱難弱息滿前誰與告語嗟乎人生百歲有幾今日泄泄至於事過悲生始欲挽桑榆之落影逐江海之驚波豈有及乎豈有及乎雖廉頗負勇欲供國事之馳驅而令伯陳情或動聖心

之憫惻邇來數苦昏眩飲食鮮進溢先朝露恐難俟時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汝欲別建事功始敢上請固其宜也而枯魚銜索幾何不蠹子路負米之嗟今古同歎願以未必能之事而寬萬難道之憂亦豈計之得哉况夫封疆重任宜畀名賢如汝叨竊久宜罷退且待

我西歸塵斥家務未盡之身再留隄策從此暴革疆場  
益拜吾皇之賜矣不然邊陲綏靖無所賴汝亦訓  
勵二孫令其成材上進爲汝補酬涓埃亦小匱居家報  
國之一道也書到作速爲計宜體小雅來諭之恩而毋  
忘皇上以孝治天下之意

紀夢游詩序

僕生年三十又七矣窮愁自守既不能取功名追逐於  
當世賢豪間使得褁糧行萬里於山登衡陟泰於水方  
江浮淮凡夫四瀆五岳峰巒之演迤巖壑與烟濤之浩  
海下至淺瀨閎窟具一邱一壑之勝者皆搜奇抉異收  
而貯之胸中及與酣抒寫則千危百怪奔腕下而走紙  
上令閱者如覩峩峩之狀而聞泐泐之聲焉甚可樂也  
乃皆不可得僅僅從殘紉敗帙拾唾餘而髣髴一二較  
之觀古人山水圖卷猶不逮遠甚顧僕夙具勝情腳腰  
白鄉文鈔 卷二 十三

亦未堪憊而天必擠之扼之鎖之縛之俾其糊目塞耳  
桎手梏足槁坐書堆與伏屍在家者等求爲山麋野鹿  
未之或許嗚呼何其窮乎然天能窮吾之身而不能窮  
吾之夢是以行塗則夢爲車輿躋山則夢爲笻杖涉水  
則夢爲舟楫且也十洲三島身所不能至而夢至之清  
虛紫府身所不能通而夢通之夢不甚豪矣哉如是而  
僕又安窮昔東坡入廬山詩云而今不是夢僕而今始  
是夢也作夢游詩如干首

純在空中設想意境頗得之莊騷吳鏡泉

東籬會序

由吾堡而新溪而中下石居趾相接屬去下石二里許南曰桑田迤西行曰朱家以時叙間濶約爲東籬之會迭作賓主觥籌飛錯星月斜沒不醉無歸共會者凡十人曰東籬以淵明采菊句而名也余從外兄石安如號梅坡風度巋然爲會中領袖有年相亞而爲衆所敬者則余二兄竹堂也君葉首明石晉階若漢梁齒略長於余爲人歷落可喜淵明當晉宋改革之際恥事二姓不得已而邀於酒觀其冲淡恬退若未嘗以世事爲心而

白鄉文鈔

卷二

十四

貧士荆軻諸詠寄意有微焉者我諸人時遇承平無卓犖竒偉之材可用於世則伏處田野宜矣何自而希風東籬哉竹堂曰會以九日與東籬興趣適合非能效陶公之所志也余曰是則然矣然方其始會也鯨吞鼉吸淋漓酣縱倚酒罵天下如奴隸輩往往驚其里舍漏盡而不止今僕指僅十餘年雖聚會如常期而樽俎杵箸黯然無色在座者亦不聞歌呼如往日之豪至善愁如余未數爵而淚已溶溶欲下此其故何與非以身世多艱摧頹盛氣而又重以梅坡祥芝與穎敷之死喪與梅

坡年踰六十其沒無足怪至穎敷之生後余益甚而皆以死亡其存而列於會者俱年四十五以上卽稍壯如余姪亦幾及四十寒暑疹癘人事變遷朝晡而榮暮拉而萎有自謂能至於耄耋者耶逝者旣不可接而席側半某某之子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况新故之感淒然在目其能不深愴於懷耶於是而知簞瓢自得游心物外其樂真不可及而若東籬之會則如昔之避災而遠去焉可也余姪名起恕屢瀕於死而倖存得與余合計爲七人者李克有也時道光戊戌九月

白鄉文鈔

卷二

十五

聚散死生之感鬱積於中一筆揮灑氣復適宕此白鄉進一格文字 吳鏡泉

送朱湘人赴京序

湘人束裝北上行有日矣將別而過余曰自顏淵子路相贈言後世以辭壯行色者不乏僕將有都門之役子其可無一言余曰籬蟲澗鳥雖極鳴噪音不遠揚鴻鵠翔翔寥廓而聲聞乎百里所處有高卑所及有遠近也今子杭錢塘道山東以達於京師望吳越之明秀何以如江表之名士瞻齊魯之質重何以如海濱之鉅儒顧幽燕之勁悍何以如朔方之老將隨其山川變化氣體則子文殆猶龍之不可端倪乎尙安得以一鱗一爪之白鄉文鈔

卷二

十六

老老者視吾子湘人曰諾當益勉之遂書以為贈

語約蘊深拓之可以累紙吳鏡泉

送吳鏡泉歸臨川序

十月既盡陰雲幕戶牖敗葉撼撼滿階側身遠望意愴  
悅而不能自抑嗟乎此吾吳子鏡泉言歸之日也僕與  
鏡泉定交郡邸盤桓時暫及歸則身羈俗業不能晨夕  
相從今未知促裝何日又無由欲獻話別古人有一見  
則終身追隨及相思而千里命駕者鏡泉來游吾邑而  
會合無幾何日咫尺之近邈若山河况能褰裳而出交  
當世之士耶是知離合之故雖時遇爲之而亦後人性  
情之薄有大不若古人者也則夫此一年中所可講貫

白鄉文鈔

卷二

十七

於經史之異同詩文之正變而僕易失之不甚固乎交  
道蓋難言矣其有浮慕聲華強相依附至其治比之實  
則懵然不知其何故嗟乎開賓館以延四方之士與夫  
行遍九州交不擇人及聲銷響寂求志趨孚合千里猶  
覲面者豈有一人乎哉僕所遇不出鄉邑而近之者不  
鄙爲拘則斥爲傲每悵恨同志之少而今乃得一僕拙  
迂直之鏡泉足下鏡泉之不能桔槔俛仰與僕同不能  
矜方爲圓趨有司繩尺與僕同甘茹窮厄思論斷古今  
成一家言以求彰於後世僕亦願與鏡泉同若是則僕

與鏡泉交殆不自今歲始矣又不必以今此之別爲戚  
戚也天之於物一泉一石一草一木皆必有位置之處  
或爲人所玩賞或則淪於荒穢委棄而不顧問天所以  
輕重之意則但乘除於大化而造物者初無所區分其  
於人亦若是焉已耳富貴賤貧惟其所值僕固知夫玩  
賞者未必得而淪棄者未必失也來年與鏡泉問涉章  
門秋風再仆將自是長爲山中人矣則彼一泉一石一  
草一木疑卽天位置僕與鏡泉者他日以所得於一泉  
一石一草一木者而互證之吾知如訪成連於海上波  
白鄉文鈔 卷二 十八

溝窈冥鏡泉益自是遠矣

壬寅纂修宗譜序

余讀老泉族譜引至所謂無服則親盡親盡則與途人一者而不禁慨然嘆也嗚呼使宗法行而豈有是哉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五曰宗以族得民子孫蕃衍至千萬億歷年至數十百世不立宗爲之綱維則人各敬其祖禰幸者及高曾而止各私其昆弟幸者及從父昆弟而止蓋不待無服而親盡親盡而途人矣尊親之不篤禮讓之不明曾子傷道失民散未必非感於此也然則宗法之闕於天下鉅矣考之禮有大宗小宗適子庶子祗白鄉文鈔

卷二

十九

事宗子不敢以貴富人宗子之家衣服車馬獻其上而服用其次夫婦齋敬終事而後敢私祭禮之隆大宗如是公劉立國君宗並重周家卜年八百固由世德忠厚亦有宗以聯屬人心雖微弱而不至於背畔厥後四公子出招致天下游士於是爲宗與聯屬於大宗者紛然棄其譜牒攝喙以就食而宗於是始散而周亦卽於是亡古今之究亂原者曰治道之不立曰儒術之不明而無推及於宗者豈知有宗則厚無宗則澆有宗則萃無宗則渙有宗則肅無宗則慢以肆馴致強陵弱眾暴寡

秦越其兄弟而蜚乞其祖宗此豈風俗微故而謂無關  
治亂也哉蓋嘗紬繹其義死者爲祖生者爲宗宗自其  
繼別言之非謂別子爲宗也然廟以祀先不曰祖而曰  
宗者祖非宗子之祭不享衆非宗子之命不承上可以  
合漢通微下可以矯輕警惰故一祭而如在其上如在其  
其旁冠昏賄賂亦皆有所稟命而不敢自爲輕重遠者  
使之近疏者使之親齊民之術莫尙於此古者庶人祭  
禴士干祿及其高祖程朱緣情度禮始上及五世且上  
及十餘世祭義備矣而宗亦闕而不言蓋先儒偶遺之  
白鄉文鈔 卷二 二一

而非宗之不必立也或曰子之言宗似矣宗子不賢則  
奈何曰大宗一小宗無數有繼禴之小宗有繼祖繼會  
高之小宗大宗不賢貳以小宗甚則告於廟而別擇其  
兄弟焉無則虛其人以俟焉大宗執持是非綱領一族  
如今之總憲小宗率衆子以聽命時獻替其所不及如  
今之監察御史已正而衆正衆正而國族皆可推以正  
卽天下可以久安長治而民於何散每觀望溪載宗子  
杖待御之事又未嘗不歛歔流涕嘆其風之甚古而非  
他族所能冀其萬一也余族始祖爲唐吏部申公子孫

繁盛散處四方始遷祖爲宋通直忠公支分派衍復數  
百年自申公言之則全福公後爲大宗自託公言之則  
萬珣公後爲大宗由遷祖忠公言之則玉一公後爲大  
宗而惜乎因陋就簡宗法不復行也天道三十年爲一  
世譜之修以一世爲率族譜曉窗公修後適及一世壬  
寅余謬爲族所推因承乏硯席補其闕略正其訛疵雖  
不無少裨然欲作世德錄而舊事湮矣欲訪先代邱墓  
而半淪榛莽不可問矣近且習俗日儂同室異心此豈  
他故哉無大宗以主之小宗以聯之也然宗族宗譜之  
白鄉文鈔 卷二 二十一  
稱至今未改實去名存亦可知宗之宜立後有賢傑者  
出毋如前之因循本之禮經考之譜系孰爲大宗孰爲  
小宗列大宗圖於前版小宗圖於後有事則衆子聽命  
於小宗子小宗子復聽命於大宗子綱舉目張有動畢  
應分之千萬人猶一人也傳之十世百世猶一世也行  
見人心日正風俗日淳無問天下之離合治亂吾董氏  
之興其將未艾也夫

送彭恬舫廣文之官弋陽序

學校之官於品則卑於祿則薄於途則正於名則尊雖  
微秩蓋不可以無具而居之然教職之不舉有故貧窘  
病饋與傲惰不事事也故其回翔學舍貧者如訓蒙館  
老者如養濟院而傲惰不事事者如芻狗如蝸牛如旅  
寓寄廬之非我有卑汚者又鈎距公事交通衙胥爲分  
肥地如是則於訓導何有哉無惑乎郡縣之爲贅爲散  
且爲梗者之多也今天下財力又甚絀內而郎署部寺  
外而郡守監司皆得捐納而積漸以至高位宗子承祀

白鄉文鈔

卷二

二十二

其先或無百金之產而其族之車馬焜耀炫赫勢位巨  
富貴之人莫不徇僂磬折奔趨聽命無他分定而力不  
能移也蒙澤麋以虎皮享鷄鳩以鐘鼓雖竊非其據而  
豈其罪哉上之所重者其名下之所趨其實且夫樂貴  
而惡賤者人之情也舍勞而就逸者又人之性也居積  
仕宦古爲二而今則一故富厚者轉盼位青雲之上而  
窮簷困瘁非與鄉會科之選終其身無由挂名仕籍將  
材質敏拙若是其相懸哉有扶持者易爲功無攀附者  
難爲力也夫趨利若鶩則棄書如唾故有聰明之質與

凡民俊秀皆濡囿於流俗視考試爲迂途振鐸者卽欲申明約束不過二三寒畯與之爲師弟子禮其稍有力咸遜避弗遑或旋援他例而僨然居於其上故學成者益寡而濫進者益多甚或師儒講席人材風俗之繫焉者亦以衣冠華楚少壯無宿望者尸之不能興學育才猶後也古有仕途愈廣而賢才愈滯取人之道甚宏而政教日益敝者視今日何如哉其又欲人人而官之而師之也咕嗶半生者猶蒙媿於位矣其毋乃彼善於此於不必官者而官之於不必師者而師之也蓋卽師範白鄉文鈔

卷二

二十三

能立而問道於鱣堂者其亦鮮矣則進身之易爲之也吾邑定瀾彭先生少負文名三十舉於鄉十年而獲選又十年需次始以今年十月之任弋陽教職之艱且遲如此囊橐蕭然無長物然口不言錢年五十猶強有力爲人恭和廉慎所謂貪贖傲惰卑污諸弊無有一焉吾聞鸞湖爲朱陸講道之所去弋陽不百里疊山勁忠大節浩浩照人耳目弋人敬慕之未忘程子稱一命之士於物亦必有濟然則以其地其人而加之以訓迪所濟豈直一物比哉服習必以誠也出處必以正也崇廉尙



汪礪軒元戎雲南巡方閱兵圖序

滇古荒服不通中國漢元狩初從事西南夷始置其地  
爲益州郡宣帝求金馬碧雞之神卽其地也唐天寶冊  
立南郡致敬邊患藝祖懲之畫大渡河爲界而滇復淪  
於蠻元世祖由臨洮至金沙破滅段氏以其子爲雲南  
王後復設行省置宣慰司明立十四衛安撫指揮駐兵  
鈴轄滇自是爲重鎮至今然與黔蜀楚粵犬牙相錯羅  
鬼苗蠻犵狁兵民雜處百彝峒寨散漫山野嘯聚劫掠  
旋撲旋起得其人則治不得易以生亂故中州之選職

白鄉文鈔

卷二

二五

重文臣而鎮厭邊陲使蠻夷不生異心則惟提督是賴  
非有威望通曉治體者不足以任之而吾邑礪軒汪公  
實蒞其事雲南之地爲府十四州三十一廳二幅員幾  
二萬里中界大江東北曰金沙江昭通東川澂川臨安  
廣南諸府麗焉曲靖其門戶也西南曰瀾滄江地更綿  
濶爲麗江鶴慶永北騰越普洱諸處而關鍵要地則大  
理大理背負蒼山前臨洱海又有龍首龍尾上下關之  
固顧合四方計之迤東迤西曰烏撒曰烏蒙曰東昌芒  
部曰隴把曰金齒曰木邦車里曰麓川曰平緬蠻獠參

錯隨地皆可闖入故一方報警卽馳檄各鎮提兵巡掃  
雖承貴陽節制要未遐邇瞻顧坐誤機期建牙巖關保  
障全省提臣分閫之任豪矣鉅矣屬地安靜卒恐媮惰  
難用乃間歲巡方閱視申明賞罰標下員弁將所守額  
設官兵城池疆界塘汛卡哨碉樓墩堡遠近屯防及夷  
人種類情形一一清冊投繳諸凡山川毗連險易民俗  
鷲樸戰守勦撫具有成算駐節之明日闢地爲演武場  
高幢大纛離立三丈有奇旌麾耀目礮石雷震布帳瀾  
望如雲西南立鼓臺一擊以爲節將校士吏肅然就列  
白鄉文鈔

卷二

二十六

咸凜凜有介胄色總兵而下協副參游迄都司守備各  
盔甲戎裝腰刀箠矢跪啞贊拜以次下射不勝復命之  
射中則否紅旗招颭萬馬奔騰猿臂磬控耳後生風兩  
翼站隊連環衝殺神鎗鳥銃擊刺如飛而步伐整齊不  
失尺寸意氣發皇如臨大敵隊伍精強賜加隊長隊長  
嫻熟賞及隊將其窳不中律驕蹇犯命鞭笞貫耳有差  
甚者殺無赦雜彝生番環視震駭漢官威儀自天而降  
土兵百千附籍簡習征伐調遣無有反側蓋折衝几席  
不戰而屈人兵嗚呼真將軍矣天之生人本同一氣

貂戎狄自中國區畫而言要之造物之心無異視也衣服飲食言語不通而趨利避害保愛妻子之心彼人亦吾人也吾觀自古邊隙多帝王貪功利其土地否或不肖官吏橫譴誅索以致挺刃走險易動難安激而成變非彼之罪夫以無道驅之孝子順孫猶生乖戾矧醜醜之族不聞禮教者乎而謂其心好亂喜人怒獸至欲草薙而禽獮之此豈通儒之論而盛王之度哉且夫蠻夷之情玩易文員而嚴畏武樞控制之術儒而招侮其患小苛而啟釁其患大是故改土歸流名非不美而事非

白鄉文鈔

卷二

二七

不善也而勢難盡行者束縛馳驟野性跳梁必且一旦毀決繩墨以德爲讎今圖中所載武定諸營稍鄰近壤則編甲入戶納稅供調與漢一體而勞斐獮夷獐子白黑裸獮種類紛龐非流官所能馴擾故永扎鶴慶威遠如荳蕒阿列一帶猛班猛夏荒遠等地則有土知州州同千百總承襲職銜部領其眾名號羈縻治以不治王者馭遠之道亦中國靖亂之方也其中刀耕火種嘔管吹笙團圈跳唱採野打獵千態萬狀躍躍紙上如穴居卉服洪荒未開如桃洞赤溪別有天地而其通習漢音

讀書游庠則較朝鮮流球遣子入學其事尤異文教覃敷非 聖天子湛恩汪濊及官斯土者設法化導不至此而寇盜之警時復上聞或者處置有未善也公受任以來安營設汛烽火不驚去歲騰越小亂旋即安定將公之威望能制其死命與夷人桀驁有未可智力譬者因其土俗鎮靜弗擾寢兵臥鼓柔之以文休養窮邊有如內地侏獠椎結襲以冠帶彼且响响感悅知朝廷大體歲時渠長率野彛子弟饒賀大吏之庭進退帖帖摺伏然則引弓之國雖百年無事可也蓋公在而

白鄉文鈔

卷二

二十八

天子無南顧憂矣 國家前平準噶爾闢展和闡均列版圖又開設古州聲教之訖漢唐莫及而近年英逆寇邊勢甚猖獗江浙閩粵濱海諸郡縣頗受其擾說者謂公遠在南徼戰功弗立設以身當其衝或不至潰決如是嗚呼是不得而知也

汪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壽親俗禮也父母頽齡衰齒人子宜日忱於胸顯揚之事亟亟及親在而圖之也一日之養不以三公至貴而易也然則人求壽父母之志而壽年也乎哉如壽年則六十以往何日不當爲壽顧恒歲生日不以爲意屈七八九十之期始皇然謀所以壽之亦何其晚也乎且壽者酬也天酬之以其年人子之酬者何物薄酒疎食言笑怡怡不壽而壽已至若夫冠裳赫奕歌吹滿堂夸耀名公鄉淨衍鉅麗之文以爲一日光寵筵散賓盡而澹然無餘慮矣若此者吾未見其能壽也然不肖者行之以市名賢者行之以盡意故其事相沿至今而不廢大淳阜歲失怙斃斃與母相依乃以妄竊科第馳驅公事不得朝夕在旁前歲觀察浙東遣人迎養復以長淮巨浪刮天老魂驚悸旋即返棹李令伯云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每一諷誦不知淚之流落淳復何心羈留宦路永違顏色因再四瀝血上陳懇乞歸養今歲已蒙恩俞扁舟言旋桑榆日暖菽水皆甘從此吾母之歲月真淳之歲月淳之身真母之身矣此中憂

喜豈人所能測哉吾見天下壽人者濫而爲人壽者惑也江右孝廉汪體湖余甲午所得士貌清神曠翛然如晉宋間人詢其家世乃大宗伯巽泉公之姪言其父雪巖公高才博學僅與優選而沒年未四十也母氏吳銜冰茹蘖育訓諸稚今雖森然爲四丈夫子而碌碌未有寸進觀其意似甚戚而抱深悲者余亦自傷薄怙相對泫然旣又嘉汪子篤志好學其揚孀母之節而展先人未竟之業者當自有在無何汪子書至以母七十之年告余適今歲得請又所處大略相似於是乎言汪子母

年七十余母八十餘矣蕭然跡影子立無偶而汪子兄弟猶楚楚有三七十之年未甚邁也又有三子者日進於側奉盤匱潔滄隨天倫之樂爲日有餘汪子視吾何如母之所得視吾母又何如也日強食食爾曾孫後嗣百福吾惟以祝吾母者祝汪子之母而已矣吾祝汪子之母益殷而祝吾之母已矣夫譽人之父則嵩生嶽降不足以爲竒頌人之母則彤管徽音不足以爲美若此者非吾所能也言乎情之所感與意之所關在彼者猶其在此此吾所期於汪子而亦汪子所欲聞於吾者也

然則吾固未如世人之壽其母汪子固未如世人求詞以壽其母而又安有濫與惑哉汪子其知壽親必有其實而不在區區進視之間也然則吾之文汪子毋視爲壽言焉可也雖然有進焉人子事親必兼厚其母家汪子母家毘陵相去千餘里其不能常至可知然吾聞陶公鄱陽人其母湛爲淦產今淦尙有陶公讀書臺洗墨池陶公其常至外氏而誦習耶亦事之適然無足異也乃閱千數百年而遺墟猶照耀天壤令人想象其母之德不置其別有教澤足感人於無暨與而餘思被於來

白鄉文鈔

卷二

三十一

世如此則人之壽母者有極於百世之盛者矣人子之宜奮身自立何如也而炫襍旦暮謂足以悅親而動人者何爲也哉汪子歸與二弟言之聞陶母之風毋亦有感而興焉者乎

白鄉文鈔卷二終

津古 6 150

世如此則人之壽母

宜奮身自立何如

者何為也哉汪子

感而興焉者乎

白鄉



矣人子之

而動人

毋亦有